

【小品精华系列】

主编／谭邦和

崇文书局

历代小品 尺牘



【小品精华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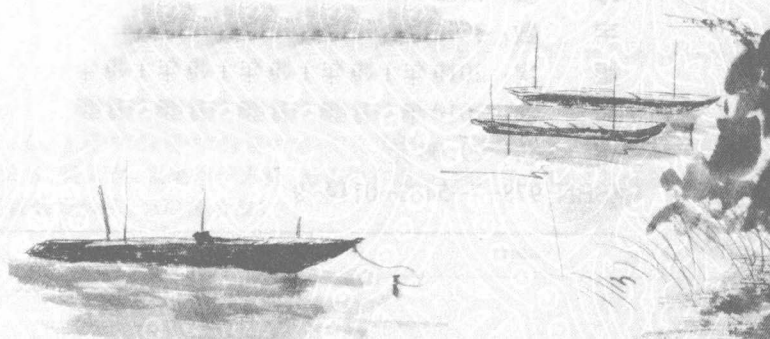
主编／谭邦和

历代小品

尺牍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历代小品尺牍 / 谭邦和主编. — 2 版. — 武汉: 崇文书局,
2010.1

(小品精华系列)

ISBN 978-7-5403-0114-9

I. 历… II. 谭…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古代 IV.
I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3533 号

【崇文斋·小品精华系列】

历代小品尺牍

主 编: 谭邦和
策 划: 刘道清
责任编辑: 许举信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38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新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ISBN 978-7-5403-0114-9



前 言

展开在您眼前的这本书,如果按照今天的说法,应该叫做《书信小品》,大约因为都是古人的手笔之故,我们沿用了这个古色古香的名称。

尺牘这个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典籍,司马迁的《史记·仓公列传》云:“缇萦通尺牘,父得以后宁。”仓公是汉初名医,因故获罪当刑,其女缇萦写信给汉文帝,愿以身代,方得免。古时书信称为尺牘,是因为当时的书信所用竹简或绢帛长约一尺,故有此说。其实当时名称颇杂,还有书、简、札、启、笺、贴、表、疏等异名,可视受信者地位或书信功用、长短等差异而区别用之,而“尺牘”似乎更为通用,一般的通信都可以囊括在这个名称之内,而“表”、“疏”、“启”等,则成为给某些通信对象的专用名称了。

在现代分工社会里,没有理由要求人人都有过小说、诗歌、散文的文学创作实践。但是,却几乎不能设想,一个具备了足够文化知识的人,竟从来没拿笔写过书信,也没读过别人写来的书信。书信,显然是人们运用书面语言进行人际交流时最熟悉、最常用、最普遍的方式之一,看来它首先应该是一种应用文体。然而,这种应用文体又丝毫不妨碍它的写作者逞才显智,去攀登文学的高境界和文化的高品位,因此,它同时又是文学王国里一个表现杰出的成员。当书信的写作者受主体情志的冲激,产生出强烈的文学意识时,书信的实用功能往往已经退避三舍,成为次要的目的了。这种强烈的文学意识,主要表现为强烈的抒情意识、强烈的风格意识和强烈的个性意识,因而在语言态度的挑选、修辞方式的运用乃至构思立意等方面,都更加讲究。就是由于上述原因,本来只是写给受信者一人阅读的

实用文字,变成了千百万读者都乐于欣赏的文学作品,中国文学史上,也因此而写上了一批尺牍大师的名字。

从先秦到近代的尺牍文学史上,还产生出一大批短牍,这些短牍,最初可能与书写工具和材料不允许长篇累牍有关,但后来印刷术发达了,这种“短”,就不仅仅只是篇幅字数的问题,而成为一种风格,一种情调,一种趣尚,一种追求,最后形成了“尺牍小品”这样一种具有独特审美品格的新兴文体。

尺牍小品的发展历史,大约可以春秋战国为开端,本书所选曾助越王灭吴复国的范蠡所写的《遗大夫种书》及黥武劝燕太子丹不要寄成功之望于“匹夫之勇”和“一箭之任”的《报燕太子丹书》等篇,可见一斑。秦汉时期,尺牍小品有了重要发展,并产生了李斯、邹阳、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杨惲、李固、秦嘉与徐淑夫妇等一批名家和他们的杰作。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尺牍小品也在追求个性解脱的时代风气中有长足的进步,“三曹七子”在尺牍小品方面都曾显露身手,而二王(羲之、献之)手书的杂贴兼文章和书法二美,格外富于光彩,庾信、鲍照、江淹、沈约、任昉、刘峻等人把骈体用于尺牍小品,使尺牍小品从此又添新的魅力,陶弘景、吴均等人且以山水风情入尺牍小品,使这块艺术园地更增美感。唐代受载道文学观的影响,尺牍小品收获不丰,但王维、韩愈、柳宗元等人还是留下了一些佳篇,颜真卿承“二王”之遗风,所作杂帖堪人品味。宋代尺牍小品中兴,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李之仪等,名家辈出,还产生了苏轼、黄庭坚这样的尺牍小品大师。元代时近百年,蒙古入主中原,文人或隐或降,文坛风气又为杂剧、散曲所转移,但从许衡、吴澄等人的文集里,还是间或可见佳什。明代前期和清代中后期,封建专制统治特别严酷,文字狱骇人听闻,学界和文坛因避祸而趋于实学,故尺牍小品的写作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明末清初近百年间,却是尺牍小品最为发达兴盛的时期,受资本主义萌芽、思想解放运动、文学浪漫思潮的巨大影响,进步文人们对专制正统文化的疏离意识愈来愈强烈,他们对于官场和社会以及自身的生存状态越来越清醒,因而要求复归自我,保持个性自由,追求人格独立。他们当然还没有力量推翻专制统治,但他们却可以在与志同道合、情同意合者们的通信中,相对安全地放胆谈心,抒写性灵,于是蔚为风气,造成名家林立、妙品迭出的繁盛局面。李贽、徐渭、汤显祖都是这场小品文运动的思想代表和艺术大师,袁宏道、张岱则在情韵和性灵方面攀上了更高的艺术境界,堪称尺牍小品大师名家,宋懋澄尤喜以三言两语成篇,思想精警,趣味深淳,是尺牍小品史上一批极短而极耐品味的典范之作。清初名家如顾炎武、金圣叹、孔尚任及许多不太知名的作者,承晚明余绪,保持了繁荣局面。孔尚任甚至认为:“人但知词为诗之余,而不知

尺牍亦诗之余也。”(《湖海集·与徐丙文》)这对于进一步认识尺牍小品的文学特性很有启发意义,也提高了尺牍小品在文学界的地位,说明人们已经开始从理论上思考这种文学现象了。至于周亮工在明末清初所作的选辑工作,则说明尺牍小品不但有专门的作家,而且有专门的选家了。经过明末清初的高潮之后,尺牍小品基本的走势是趋于消亡,特别是那种灵趣更难在清末及近代文集里面找到,不过郑板桥、龚自珍、魏源及曾国藩,到底还留下一批较可珍视的作品。于是,文言尺牍渐近尾声,比较富于思想活力和艺术灵趣的白话书信,留待现当代作家来创造了。

晚清文艺批评家刘熙载曾在《艺概·文概》中说过:“文有仰视有俯视有平视。仰视者,其言恭;俯视者,其言慈;平视者,其言直。文有本位。”注意到作者文位的不同,将决定文章的道德立场和语言态度。这段话用来讨论书信写作特别合适,即受信者与写信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的社会角色、文化修养,将决定尺牍本文的文学品位和文化性格。数千年累积下来的尺牍小品,浩繁芜杂,品位不一,选注诚非易事。大抵作尺牍选家,不外两副眼光,一是史的眼光,二是评的眼光。如仅以史的眼光来选,当以勾勒源流为主,凡文庸篇或当入之,周亮工批评过这种选法,他说:“每见选家搜采翰牍,上至汉京之诏令,左国之辞章,莫不收入琮编,侈为秘录。止取源流之远,何关毫素之良?”大概他尤其注意入选之作的“毫素之良”即思想艺术水平,所以他的《赖古堂尺牍新钞》不重时序,亦无定例,一遇佳作,随得随登。这种选法,固然精彩四处,但毕竟缺乏整理,既不能形成史的线索,也难有分门别类的印象,缺陷甚明。

我们这个选本试图突破传统的选法,不想受“道德文章”传统标准的束缚,不把眼光停留在散文史上的大家篇上面,出于对“毫素之良”的关注,也不强求断代篇目的数量平衡,优秀作家作品可以多给空间。事实上,象苏轼、袁宏道等尺牍小品大师,尽管多选了一些,但标准仍严于某些一般作家。我们希望贴近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好尚,注目于古人的心灵和他们的现实文化处境,选择那些真情文字、兴会文字、性灵文字、机趣文字、幽默文字、哲理文字、异端文字或者趣味文字、闲情文字、轻松文字,以期多方位揭示古人的心灵,让今天的读者了解他们的快乐与忧患、智慧和痛苦,读之有味,思之有得,既可消闲,又兼益智,同时也顺便从古人尺牍中发现一些能够帮助今人反思当代生活的思想材料。为此,我们采取了主题归类的编排方法,把入选作品分成“坦荡人生”、“家书采玉”、“读书品艺”、“情海洗珠”、“官场醒语”、“人际春风”、“山水记趣”、七大类,我们觉得,这八类大致涵盖了人们从家庭到社会、从朋辈到官场、从爱情到山水的各个生活层面,也许能够

前言

比较集中地给当代读者提供一个与古贤古哲们进行专题对话的机会。但是,诚如周亮工所言,对尺牍进行分类是特别困难的,“一牍而中涵数事,究将依附何门?即使区别果安,岂能纤微悉合?”故分类未必尽当,内容交叉现象时见发生,这是需要读者诸君宽谅的。每类之中,则大体依生卒时序排列,借以约略显示史的线索,但不少作者虽有好文字传世,却名不见经传,事不载正史,生平难详,只能估其大致时段而决定顺序,故时序也未必全准。陈书良、郑宪春著《中国小品文史》以1000字为小品文字数限额,比较便于操作,虽然我们在处理那些好杂文时颇有割爱之难,而在处理那些特短的尺牍小品时又觉得失之过宽,我们还是基本上以此为界。此外,限于篇幅,我们删去了若干常见的名篇或“长篇”,倘若读者能用随手可得的那些散文选本来作补充,则本书的容量就由于您的参与而扩大了。

末了还该说说工作情况。本书由出版社方面策划选题,该书责任编辑刘道清先生自始至终指导了工作进程,在编选和审稿过程中对选文、分类、标目、理序及注释说明等方面,都有建设性贡献。主编提出选文标准,设想分类标目,设计写作体例,拟定工作方案,组织工作进程,并负责通读定稿。全体撰稿人通力合作,保证了书稿顺利完成。具体承担情况是:先秦两汉,谭邦和;魏晋至唐,戴建业;宋元,曹海东;明代,谭邦和;清代,伍福美;近代,程翔章。由于学识的不足及时间的仓促,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理想,错失难免,敬请专家、读者指正。

谭邦和

1993年8月18日于珞珈山下

目 录

坦荡人生

石 庆:上书乞骸骨	1	王守仁:寄张世文	24
杨 贵:报祁侯繒它书	2	李梦阳:奉邃庵先生书	25
东方朔:上武帝书	3	康 海:答寇子惇书	26
公孙弘:答东方朔书	4	唐顺之:答周七泉通判	26
东方朔:与友人书	4	海 瑞:与吕调阳书	27
司马迁:与挚峻书	5	海 瑞:复王七峰琼山知县	28
贾捐之:与友人书	5	李 贽:与杨定见	29
李 固:遗黄琼书	6	李 贽:与耿克念	30
蔡 邕:辞郡辟让申屠书	7	李 贽:与耿克念	31
曹 丕:与王朗书	8	李 贽:答友人书	31
陆 云:与杨彦明书	9	李 贽:与明因	32
刘 琨:答卢谌书	9	汤显祖:答陆学博	33
王 绩:答刺史杜之松书	11	高攀龙:答刘念台	33
颜真卿:守政帖	12	杨 涟:狱中血书	34
韩 愈:应科目时与人书	13	周顺昌:与高景逸总宪	35
韩 愈:为人求荐书	14	归 庄:与翁季霖	36
范仲淹:上吕相公书	15	顾炎武:答子德书	37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16	顾炎武:与叶切庵书	38
王安石:答李資深书	17	张煌言:答赵廷臣书	39
苏 轼:与章子厚	18	萧士玮:与钱仲驭	40
陈 亮:复吕子阳	19	顾咸正:与李小有	40
谢枋得:却聘书	20	夏完淳:遗夫人书	41
李 氏:托孤母氏书	21	戴 震:答郑文用牧书	42
吴 澄:答何友道书	22	章太炎:致□□二子书	43
吴 海:与使者书	23		

家书采玉

刘 向:戒子歆书	45
曹 操:戒子植书	46
王 修:诫子书	47
诸葛亮:诫子书	48
诸葛亮:诫外甥	48
虞 翻:与弟书	49
陶渊明:与子俨等疏	50
徐 勉:为书诫子崧	52
萧 衍:戒昭明太子书	52
王安石:与吴司录仪王逢源婚事书	53
任 环:示儿书	54
史桂芳:训家人	55
支大纶:示儿	55
朱吾弼:示弟	56
袁宏道:毛太初	56
郑淑云:示子朔	57
彭士望:示儿婿	58
李定昂:戒弟	59

孙枝蔚:示儿燕	59
毛先舒:与子侄	60
郑日奎:与弟侄	60
郑 燮:雍正十年杭州 韬光庵中寄舍弟墨	61
郑 燮:淮安舟中寄舍	62
陈宏谋:给四侄钟杰书	63
纪 昀:训大儿	64
林则徐:谕儿书	64
曾国藩:与诸弟书	66
曾国藩:致纪鸿书	67
曾国藩:致纪泽书	68
曾国藩:致四弟书	69
曾国藩:与四弟书	70
曾国藩:致四、九弟书	70
张之洞:致儿子书	71
吴汝纶:谕儿书	73

读书品艺

应 璩:答韩文宪书	75
萧 纲:诫当阳公大心书	76
萧 绎:与学生书	77
苏 轼:与彦正判官	77
苏 轼:答毕仲举	78
黄庭坚:与王子予书	80
黄庭坚:答王子飞书	80
唐顺之:与洪方洲	81
徐 渭:与两画史	82
徐 渭:答许口北	83

李 贽:与友人论文	84
汤显祖:答吕姜山	84
袁宏道:与李龙湖	85
袁宏道:答张东阿	86
袁宏道:答王以明	87
宋懋澄:与杨三	88
宋懋澄:与家二兄	88
宋懋澄:与范大	89
宋懋澄:与曹大	89
宋懋澄:与戈五	90

钟 惺:与高孩之观察	90
陈士奇:与陈昌箕	91
陈宏绪:与张天生	92
张 岱:与毅儒八弟	93
张 岱:又与毅儒八弟	94
张 岱:与何紫翔	95
张 岱:与包严介	96
金圣叹:与家伯长文昌	97
金圣叹:与熊素波	98
金圣叹:与任升之	98

高尔俨:与致虚妹丈	99
顾炎武:与人书(一)	99
顾炎武:与人书一则	100
侯方域:答孙生书	101
尤 侗:上沈旭轮诗	102
施闰章:与蒋虎臣	102
汪洪度:与浙江上人	103
孔尚任:与徐丙文	104
郑 燮:焦山读书寄四弟墨	105

情海洗珠

卓文君:与相如书	107
司马相如:报卓文君书	108
徐 淑:答夫秦嘉书	108
秦 嘉:重报妻书	109
徐 淑:报秦嘉书	110
何 氏:密遗夫韩凭书	111
何 氏:遗书于带	111
王献之:别郗氏妻	112
何 逊:为衡山侯与妇书	113
李商隐:上河东公启	114
赵鸾鸾:与柳颖书	115
徐妙锦:答永乐帝书	116
刘秀华:答任芝卿书	118
陈淑娟:寄龙希哲书	119
刘翠翠:答金静安书	121

柳 儿:遗文郎书	123
柳 儿:遗文郎永别书	125
马守真:致王百谷书	126
李香君:在南都后宫私 寄侯 公子书	127
柳如是:寄钱牧斋书	130
董 白:临入清宫致冒辟疆书	131
彩 云:与凌郎	133
潘意珠:与武林某生	133
陈凤仙:答周煦春书	134
云 仙:致状元顾晴芬	135
吴锡麒:寄邹论园	137
董畹贞:寄汤盼汾书	138
傅鸾祥:上洪秀全启	139

官场醒语

范 蠡:遗大夫种书	141
鞠 武:报燕太子丹书	142

冯去疾:与李斯书	143
李 斯:狱中上书	143

陈 余:遗章邯书	144
班 嗣:报桓谭	145
丰 稷:上张虞部书	146
岳 飞:遗札	147
张居正:答湖广巡抚朱谨吾 辞建亭书	147
屠 隆:答李惟寅	149
汤显祖:与丁长孺	150
支大纶:出京辞同年	151
袁宏道:寄同社	152
袁宏道:与丘长孺	153
袁宏道:与兰泽、云泽叔	154
袁宏道:与杨安福	154
袁宏道:与沈博士	155
袁宏道:与沈广乘	156

袁宏道:与聂化南	156
袁宏道:给聂化南	157
袁宏道:与冯秀才其盛	158
谢肇淛:寄郑孟麟	159
袁中道:与梅长公	160
王思任:简米仲诏	161
俞琬纶:与周玉绳	162
徐日久:复闻子将	163
王志远:与徐耀玉职方	163
李陈玉:与庐陵刘广如父母	164
张民表:与周元亮	165
屈大均:与龚柴丈	165
龚自珍:与人笺(二)	166
魏 源:致龚自珍	167
吴敏树:答李香州书	169

人际春风

宋 石:遗荆将卫君书	171
邹长倩:遗公孙弘书	172
刘 秀:与子陵书	172
钟 繇:杂帖	173
孔 融:与曹操论盛孝章书	174
孔 融:与辜端书	175
曹 操:报蒯越书	176
曹 丕:与钟繇书	176
曹 丕:又与吴质书	177
陈 琳:答东阿王笺	178
陆 机:与赵王伦笺	179
王羲之:杂帖四则	180
谢 安:与支遁书	182
王献之:杂帖三则	182

沈 约:答乐蔼书	183
刘 峻:追答刘秣陵沼书	184
刘 峻:送橘启	185
萧 统:与张缵论张缅书	186
萧 纲:与萧临川书	187
骆宾王:与情亲书	188
骆宾王:再与情亲书	189
颜真卿:与李太保乞米帖	189
邵 说:上中书张舍人书	190
韩 愈:答吕黯山人书	191
范仲淹:与王状元书	192
范仲淹:与韩魏公书	193
范仲淹:与中舍书	194
尹 洙:与邓州丁忧李仲昌寺丞书	194

欧阳修:与滕待制	195
曾 巩:谢曹秀才书	196
苏 轼:上王荆公书	197
苏 轼:与李公择	198
苏 轼:与程秀才	199
苏 轼:与秦少游	200
苏 辙:答黄鲁直书	200
黄庭坚:与王庠书	201
秦 观:与苏公先生简	202
李清照:贺李生启	203
陆 游:与明远书	204
许 衡:与廉宣抚	204
吴 澄:答袁修德书	205
徐 渭:答张太史	206
袁宏道:与王子声	206
袁宏道:答人	207
袁宏道:答谢在杭司理	208

袁中道:答夏道甫	209
钟 惺:与陈眉公	209
刘廷谏:与倪鸿宝	210
曾异撰:问余希之足疾	211
卓人月:与吴来之	212
朱之瑜:与三好安宅书	212
归 庄:与王于一	213
柳如是:致汪然明	214
尤 侗:谢人馈药启	214
恽寿平:与王石谷	215
王士禛:与程昆仑	216
孔尚任:与宗定九	217
段一洁:与吴介兹	218
计 东:与门人吴诩书	219
李兆洛:与祝子常书	220
魏 源:致邓传密	221
谭嗣同:报邹岳生书	222

山水记趣

陶弘景:答谢中书书	225
吴 均:与顾章书	226
吴 均:与施从事书	227
吴 均:与宋元思书	227
王 维:山中与裴迪秀才书	228
林 逋:与梵才大师帖	229
陆九渊:与傅季鲁	230
范仲淹:与晏尚书书	231
宋 祁:上利建学士书	232
欧阳修:与韩忠献公	233
欧阳修:与王懿敏公书	234
欧阳修:答李大临学士书	235

苏 轼:与范子丰书	236
苏 轼:与范子丰书	236
苏 轼:答张文潜	237
秦 观:与李乐天简	238
文天祥:回谢教授爱山帖	239
倪 瓒:与介石书	240
倪 瓒:与友人书	241
唐 时:与徐穆公	242
傅汝舟:与廖傅生	242
袁宏道:与伯修	243
袁宏道:与伯修	244
袁宏道:与吴敦之	246

目 录

宋懋澄:与家二兄	247
陈 衍:与何彦季	248
高 阜:与同减斋先生	248
汤传楹:与展成	249

毛奇龄:与故人	250
诸九鼎:复友	251
吴锡麒:柬奚铁生	252

坦荡人生

上书乞骸(hái)骨

石庆

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驽^①无以辅治，城郭仓廩(lǐn)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质^②。上不忍致法，愿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③，避贤者路。

[注释]

①疲驽：愚钝无能。驽，劣马。

②斧质：斩首的刑具。质，通“锬”。

③乞骸骨归：犹言乞准活命而归。骸骨，身体。

[简说]

石庆，西汉时河内温县(今属河南)人，居茂陵，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曾任丞相，太初二年(前103年)卒，谥恬侯。

这是一封辞职信，粮仓空虚，百姓流亡，历史上有几个丞相肯归罪于自己辅君治国无方？这个石庆却能主动引咎辞职，奉还相印，请另选贤人，自己不挡贤者路。古人原来曾经这样有自知之明，今若有尸位素餐者，石庆可鉴。

报祁侯缙(zèng)它书

杨贵

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①也。

夫厚葬诚亡益^②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③，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

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鬲(gé)^④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⑤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鬲以棺槨(guǒ)，支体络束^⑥，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⑦。千载之后，棺槨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

昔帝尧之葬也，窆(kuǎn)木为椁^⑧，葛藟(lěi)为絙^⑨，其穿下不乱泉，上不泄殍(chòu)^⑩。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⑪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损财于亡谓。今费财厚葬，留归鬲至^⑫，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⑬。于戏^⑭，吾不为也！

[注释]

- ①矫世：矫正世人之习俗。
- ②亡益：无益。“亡”同无，下同，不再注。
- ③靡财单币：浪费财物货币。
- ④鬲：通“隔”。下同。
- ⑤形骸：身体，人的物质形态。
- ⑥支体络束：肢体被束缚。“支”同“肢”。
- ⑦枯腊：木乃伊。
- ⑧窆木为椁：挖空大树为一匣子。窆，空。
- ⑨葛藟为絙：用葛藤捆扎封固。藟，藤。
- ⑩殍：腐气。
- ⑪“圣王”句：意谓圣王生时死时都能以身作则，移风易俗。
- ⑫留归鬲至：意谓阻碍了遗体的归化。
- ⑬重惑：双重的糊涂和愚昧。
- ⑭于戏：呜呼。

[简说]

杨贵，字王孙，西汉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以养生，无所不致。生病临终前，嘱其子曰：“吾欲裸葬，以返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

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其子欲从而心不忍，不从又违父命，遂见王孙之友祁侯缙它，祁侯致信王孙，劝他不要如此，王孙遂复以此信。

这真是两千多年前一位难得的明白人，竟愿以裸葬来移风易俗，改变人们竞相以贵重财物为先人陪葬的浮靡风气，“今费财厚葬，留归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之语，对今天那些死要排场的人们，仍然是一副清醒剂。作者对于死亡的态度惊人的坦然，虽然有学黄老之术修炼身心的缘故，仍觉难能可贵，不失为一种朴素可亲的死亡哲学。

上武帝书

东方朔

臣朔少失父母，长养^①兄嫂。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zhēng)鼓之教^②，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③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④，勇若孟贲^⑤，捷若庆忌^⑥，廉若鲍叔^⑦，信若尾生^⑧，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

[注释]

①养：养于。

②“战阵”二句：犹言兵器和指挥之术。

③子路：孔子的著名学生。

④“目若”句：目若悬珠：形容眼睛明亮如珍珠。齿若编贝：古代有一种很精致洁白的贝，叫齿贝，曾用作钱币，此处说牙齿洁白整齐，就像齿贝编排在一起。

⑤孟贲：战国时勇士，卫人，后归秦武王，曾生拔牛角。

⑥庆忌：亦战国时代与孟贲同时之勇士。

⑦鲍叔：指鲍叔牙，春秋时代齐国大夫，善识人才，齐桓公任他为宰相，他辞谢，转荐管仲任之，齐渐富强。

⑧尾生：古代传说中坚守信约的人。

[简说]

东方朔(前154～前93)，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县)人，西汉文学家，以滑稽敏捷称雄。据《汉书·东方朔传》：“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但多不足采，报闻即罢，而东方朔之上书独具高格，“文辞不逊，高自称誉，上伟之，令待诏公车。”

这确实是尺牍中一绝妙小品，上书自荐，却一扫阿谀摇尾之态，不卑不亢，亦庄亦谐，其人格之高古，非后世媚骨文人所能望见。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有赞：“朔此篇干进而似勿屑乞怜，大言不惭；后世游士自炫自媒，或遥师，或暗合，遂成上书中一体。”

答东方朔书

公孙弘

譬犹龙之未升，与鱼鳖为伍，及其升天，鳞不可睹。

[简说]

公孙弘（前200—前121），字季，西汉菑川（今山东寿光南）薛人，少为狱吏，四十余岁始治《春秋公羊传》，曾建议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以熟习文法吏治，被武帝任为丞相，封平津侯。

东方朔曾经信心百倍地上书自荐，这封信可能是复函。以龙为喻，设想其大展才华的飞动情景，足可激人上进。奖掖人才，难能可贵；语新喻奇，脍炙人口。

与友人书

东方朔

不可使尘网名缰拘锁，怡然长笑，脱去十洲三岛^①，相期拾瑶草^②，吞日月之光华，共轻举^③耳。

[注释]

①十洲三岛：古代传说神仙居住的地方。东方朔有《海内十洲记》，说巨海之中有祖、瀛、悬、炎、长、元、流、生、凤麟、聚窟十洲，又有蓬丘、方丈、昆仑三岛，乃人迹稀绝，神仙所居。合称“十洲三岛”。

②瑶草：想象中的仙境之草。

③轻举：向仙境飞升。

[简说]

东方朔性格洒脱，放达不羁，滑稽诙谐，不拘细节，他很有才干，却不受重用，在朝廷形同俳优。他曾在《十洲记序》中说：“臣学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国家盛美，特招延儒墨于文网之内，抑绝俗之道，摈虚诡之迹，臣故韬隐逸而赴玉庭，藏养生而待朱闕矣。”可见他是有学仙之志的，用世以后深感“尘网名缰拘锁”，故相勉友人挣脱束缚，求仙而去。